

自欺·处境·自由

——《玻璃动物园》中劳拉命运的存在主义解读

李 阿 宁

(滁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摘 要] 在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剧作《玻璃动物园》中,女主人公劳拉在剧终没有收获圆满的爱情,由此为她的命运蒙上了悲剧性的面纱。威廉斯曾在他的自传中表露出对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深深地着迷,基于萨特对三个哲学概念——自欺、处境、自由的定义,探讨劳拉人物命运的存在主义特征,以此来重申劳拉的命运,从理论上对思考她在全剧中成长历程的完满性、人物命运的喜剧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玻璃动物园》; 威廉斯; 美国戏剧; 劳拉; 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 I712.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3-0113-05

《玻璃动物园》首次演出于1944年,它使威廉斯名声大噪,为他在美国的剧作家身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玻璃动物园》在百老汇上演了561场而且被看作是改变了美国戏剧全貌的一部剧作。它为威廉斯赢得了美国戏剧评论奖,被评为“1945年最佳戏剧”。《玻璃动物园》讲述了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阿曼达——一个被遗弃的南方妇女带着儿女勉强度日以及竭尽全力为女儿劳拉相亲并以失败收场的故事。作为剧中的女主人公,劳拉是一个跛脚的残疾人,她生性胆怯自卑,为了远离残酷的现实世界,她隐退到自己创造的幻想世界——玻璃动物园中。由于《玻璃动物园》这部剧作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为主人公劳拉觅得一个“绅士”而她在剧终并未得到这位“绅士”而展开,该剧被广泛解读为悲剧,而劳拉的命运则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一无所得的、悲剧性的。一些学者认为劳拉有着致命的缺陷:极度脆弱以及无法应付现实世界,正是她的缺陷推动全剧的情节发展,最终使这部剧成为悲剧。郭继德将剧中的“独角兽”看作是劳拉的象征,而“已经订婚的吉姆通过带走‘独角兽’,也带走了劳拉的爱情,这在剧终的意味就是劳拉失去了爱情”^[1]。何芳甚至认为《玻璃动物园》“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同时也是陷于困境中的人类的悲剧”^{[2]45}。通过运用一些悲剧理论,她在名为“人类的悲剧——田

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的存在主义研究”的文章中指出:“劳拉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碎,这对她的伤害很大,因此作者在剧终让她来熄灭烛光。”^{[2]45}在她看来,劳拉熄灭的即是希望之光。总的来说,大部分的研究者都认为剧中的劳拉是一个彻底的被动物物,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同样,高度赞誉威廉斯人文主义精神的学者并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威廉斯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可以频繁的从其作品中看到他对剧中人物的关怀和同情。“他没有将自己局限于个人的痛苦中,而是将关怀投向那些像他一样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人们,饱含着理解和同情,他在作品中将这些形象塑造了出来。”^{[3]2}“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戏剧家像威廉斯一样如此体贴入微而又同情入骨的探析女性人物”^[4]。

当我们结合这两方面的视角解读时,就会发现内里的矛盾和值得考究的立场、观点。最大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以《玻璃动物园》为例,如果片面地将其解读为一个有着悲剧结局的剧作,那么我们该将威廉斯的人文精神置于何处?他似乎就成为一位有着悲观厌世情绪而绝不会让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拥有美好命运的剧作家。着眼于此,本文以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力图在解读这部剧作的初衷下重新审视劳拉的人物命运。

[收稿日期] 2018-12-24

[基金项目] 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科研培育项目“从‘自欺’到‘自由’——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中的女性成长研究”资助(编号:2018PYXM05)

[作者简介] 李阿宁(1993-),女,安徽阜阳人,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一 玻璃动物园——物化的劳拉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出:“人的存在不仅是否定由之在世界上表现出来的存在,也是能针对自我采取否定态度的存在。”^{[5]80} 同时萨特又指出,这种“自我否定”的态度如果“在本质上是属于人的实在的,而同时又像意识一样不是把它的否定引向外部,而是把它转向自身,这态度在我们看来就是自欺。”^{[5]81} 在这样一种对自身自我否定的状态中,人们便陷入了“自欺”的困境,便脱离了自己真实的存在。在“自欺”中,个人往往消极地否定他的超越性以及去创造自我的责任感。处于“自欺”中的人是痛苦的,为了逃离这种虚无的状态,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固定不变的物体或事物”^{[6]452}。

从商业学院辍学后,劳拉便与世隔绝,每天以清洗收集的玻璃动物为业。身体残疾加剧了劳拉的隔绝状态,使得她像她自己收藏玻璃动物一样,精致又脆弱。玻璃动物实际已成为劳拉的物化象征,它的每一次出现都牵动着劳拉的心。得知她辍学后,其母亲认为,丧失任何前途的女孩子必须觅得条件不错的男人来保证以后的生活。母亲的计划使劳拉又惊讶又疑惑,她很“迅速地”拿起一件玻璃动物。面对婚姻大事,劳拉的自卑、敏感和脆弱都在她“迅速地”拿起一件玻璃动物的动作中表现了出来。玻璃动物似乎成了她的避难所和逃避问题的出口,此时的劳拉便陷入了“自欺”。“自欺的目的在于置身于能及范围之外,她是一种逃避”^{[5]67}。劳拉没有认识到玻璃动物和她一样脆弱,任何求助于玻璃动物的行动,任何逃避虚无的尝试都注定是无疾而终的。

在汤姆与母亲发生争吵,夺门而出的第三场中,他的外套甩到了劳拉放置玻璃动物的架子上,发出叮叮当当玻璃打碎的声音,这使劳拉“像自己受了伤一样,伤心的哭了起来……劳拉:她尖声叫道:‘我的玻璃—动物园—’(她捂着脸转过身去)”^{[7]26}。玻璃动物的完整性就是劳拉个人生命的完整性,摔碎它们会让她尖叫,让她受伤和痛苦。在弟弟汤姆看来,劳拉是个“古怪的”女孩这一事实无可否认,她活在由一堆小玻璃动物所建构的世界中。从某种方式上来说,劳拉已经成为她的诸多玻璃动物中的一员,成为了一件游离在现实世界之外的物品。当为了迎接“来访的绅士”,阿曼达给劳拉盛装打扮之后,劳拉所呈现出来的美是“脆弱的”和“脱离尘世的”。她的这样一种美就如同被精心擦拭的玻璃动物一样,虚幻、不真实并且不堪一击。

独角兽在剧中首次出现便是更加证实了劳拉的物化与自欺。劳拉拿出独角兽给吉姆看时,吉姆认

为独角兽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动物,在第六场中吉姆初次见到紧张又害羞的劳拉,他的反应与初次见到独角兽的反应雷同,他觉得在现代开放的社会几乎见不到害羞的女孩子了。在他看来,这个已经绝迹的独角兽在这一堆玻璃动物中一定很孤独,就像在这个开放现实世界里的害羞的劳拉。不过,虽然它可能会孤独,独角兽却并不像吉姆所说的那样,是个“可怜的小家伙”,让人顿生同情之心。劳拉觉得“他和那些没有角的马呆在一个架子上,他们似乎相处得很好”^{[7]45}。在劳拉眼里,有角的独角兽和其他没有角的马相处得依然和谐,没有争吵,这正象征着残疾的劳拉幻想中的她本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有吉姆所说的“自卑情结”的劳拉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劳拉则在没有生命的玻璃动物园中找到了理想境界:每个人和平相处,没有人孤独,没有人争吵。”^[8]

面对吉姆对和谐幻象的质疑,劳拉只能没有底气地轻声回应:她没有听到动物们吵架,这暴露了她的幻想世界的虚假性和不堪一击。玻璃动物是无生命的物,她根本不可能听到他们的争吵,而生活在幻想世界的劳拉认为没听到就是不存在,“对于实行自欺的人而言,关键恰恰在于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真情或把令人愉快的错误表述为真情”^{[5]49},劳拉认为独角兽与其他马之间没有冲突其实就是认为自己与现实世界没有冲突,她的这种力图去掩饰真实情况的尝试暴露出她“自欺”的本质。劳拉“完全封闭于自我,生活在自己建构的世界里,她企图通过这个(幻想)世界去避开生存之痛的入侵”^{[6]452}。处于“自欺”中的劳拉成为了田纳西·威廉斯诸多剧作中“逃亡者”的一员,逃避现实世界,躲藏在自己虚幻世界中,然而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并不能够给劳拉增添任何勇气 and 希望,反而成为了她的生存困境。在《玻璃动物园》中,物化的劳拉总是显现出紧张、笨拙和羞愧的特征,当吉姆问及劳拉在中学毕业后的这六年做了什么的时候,劳拉回答说自从从商业学校辍学之后就没做什么事了,但是为了向吉姆证明自己并非是无所事事,她便着重强调自己收集和保管那些玻璃动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而且目前她已经收集了一整套且擦拭得很好。在她介绍自己的玻璃动物园时,她又显露出了那脆弱害羞的一面,“清清嗓子,羞愧万分的转过身去”^{[7]81}。因为害怕见到吉姆,劳拉“尴尬的转过身,匆匆忙忙地走进前屋,在留声机旁停了一会儿,接着像一只受惊的鹿似的,屏着呼吸冲进帷幕里去”^{[7]59}。可以看出,玻璃动物园并不足以成为劳拉在他人面前树立自信的

基础,玻璃动物一触碰到坚硬的物体就会破碎,而在吉姆——这个“全剧中最为现实的角色”面前,“自欺”的劳拉也是畏畏缩缩、不堪一击。她对自己的这种“自欺”或“对自己撒谎”的状态怀有巨大的自卑感和负罪感。

二 劳拉对“我的位置”的探寻

在“自欺”中,劳拉将自己物化,以一种无生命的玻璃动物自居。然而,没有人能永远逃避现实世界,永远处于“自欺”的状态中,人首先是存在。劳拉必须要找到她做为“人”的存在位置。“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5]50}

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自由,他认为“人即是自由”,而每个人的自由又被人为性所制约,被诸多给定物所限制,这也即是萨特所提出的“处境”的哲学思想,他指出“处境”包括“我的位置,我的身体,我的过去,我的已经被他人的指示决定的立足点,最后是我与他人的基本关系”^{[5]489}。正如吉姆所指出的,劳拉最大的问题在于“自卑情结”,即她无法定位自己的存在位置和价值。当吉姆和劳拉共处一室的时候,吉姆询问劳拉既然喜欢为什么不坐到地板上来时,劳拉虽然听从了吉姆,然而她只是坐在烛台的阴影处,在吉姆的催促下,她才往亮处挪了挪,第一次体验坐在亮处,劳拉感觉很舒服。这个情节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吉姆劝说劳拉去找一个明亮的、舒服的位置坐下其实正是传递他作为现实世界的使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劳拉必须定位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这是一个能让她感到舒服、感到满足的存在位置,而不是像玻璃动物一样摆在室内的架子上,隐藏于阴暗无光处。

“定义了我的位置的同质关系事实上表述为我所是的某种东西与我所不是的某种东西之间的关系”^{[5]491}。吉姆认为劳拉“缺乏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信心”,她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仰。劳拉忽视了自己是一个可以采取行动去改变现状的人,而非一件百无一用、对生活束手无策的物体。在吉姆到来之前,剧中的字幕设计用一个词总结了劳拉的生活状态:“惨败”,它不仅指劳拉在商业学校失败的学习经历,也映射了她宛如一潭死水的生存状态。这一点在剧中另外两个人物的对比下更加明显:弟弟汤姆虽然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很是不满,厌恶在工厂库房里工作,然而他仍然坚持写诗乃至最后决定离家出走,汤姆与现实世界是有接触与碰撞的;母亲阿曼达虽然经常怀念以前在南方的富裕生活,然而

自从丈夫离家出走,为了维持生计,她千方百计地靠推销妇女杂志和卖内衣赚钱,阿曼达也是作为现实世界的参与者出场的。相比之下,劳拉是孤立的,从来不参与社交活动,在这个家庭以及当时社会中的位置都是虚幻的,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她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与现实的一切事物隔绝开来。她没想过要自给自足,甚至放弃了学习打字,而这其实是她未来能养活自己的唯一出路,她总是依靠来自弟弟和母亲的经济支持。作为一个没有能力的瘸子,她是孤立的,逃避外在的世界,从来不参与社交活动,更不用说考虑婚姻问题。总之,她完完全全是一个被动的人,对自己的命运束手无策^{[3]130}。

“你知道我对你的强烈建议是什么吗?那就是想想自己在某方面的优点!”^{[7]82}在吉姆的感化下,劳拉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位置,然而她似乎无法靠自己找出答案。吉姆仍然扮演着“使者”的身份去诊断劳拉的病因,他指出劳拉最应该明白的以及她最不应该忽视的优点就是:她是“活着的人!”这也正是劳拉需要探寻的“我的位置”。对这个位置的探寻使得劳拉明白自己不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过一种真实的生活是通向最好的存在方式之路。”^[9]意识到自己是应该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存在于世,只有这种存在方式才是真实的,而真实意味着一个人意识到并且重视一个事实——他必须一直选择他现在是什么,而不是他过去或者未来是什么。劳拉需要摆脱她过去作为玻璃动物的存在方式,在吉姆的影响下,她也体会到了找到“我的位置”的快乐。“他的态度非常具有可信度并且活力四射。劳拉看着他,她的害羞甚至都渐渐消失,被她完全的惊奇所取代,他突然咧嘴笑了起来”^{[7]83}。

“仅仅是在使自由发现了人为性并将其理解为位置的活动中,这个被这样定义的位置才表露为对我的欲望的束缚和障碍”^{[5]494}。劳拉在对“我的位置”的探寻真实的反应了她对她当下的生存位置的思考和觉醒,物化的存在使得她与现实脱节,从这一存在方式到“活着的人”的转变是她成长的一个尤为关键的过程。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写道:“‘人’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特殊理想的目标,才能体现自己是人。”^{[10]23}劳拉在对“我的位置”的探寻中逐渐意识到去成为一个吉姆所说的“活着的人”必须摆脱现有的束缚,参与到现实世界中去。“吉姆:……天啊!每个人总有一方面的优点,甚至有些人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下意识的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

你要做的就是去找找你擅长的那一方面!”^{[7]82}“正是在目的光照下,我的位置才获得其意义……我的位置的人为性只在我以我的目的造成的自由选择中并通过选择才向我揭示出来……因为目的之所以能够照亮处境,是因为目的被确立为对这种处境的改变的谋划。”^{[5]492}当“我的位置”清晰地显现在劳拉面前,她终于意识到自身处境的不幸所在,也终于意识到她要做的即是做出选择,去改变自己现有的处境,挣脱物化的束缚,因为这种束缚限制了她的成长,使他成为一个不自由的非人。她的目的——成为“活着的人”照亮了她当下的生存位置,也激发了她对自由新生的渴望,对使自己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新一生活的渴望。

三 作为纪念品的独角兽:微笑着走向自由的劳拉

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指出,“正直的人的行动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对自由本身的追寻”;“对于谋划而言,唯一重要的就在于它是否是以自由的名义。”^{[10]50}在萨特看来,人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追逐自由,无论是在“自欺”的困境中,还是在“处境”的桎梏中,人都在为了获得自由、成为自由而努力。《玻璃动物园》中的劳拉从“自欺”中走出到探寻到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位置其实都是争取自由的过程。在这部剧作的剧终,劳拉做出了自由选择——将摔掉角的独角兽送给吉姆,象征着她对现实世界的迎接和对自由的向往。

吉姆邀请不会跳舞的劳拉与他共舞,劳拉从新事物(跳舞)的学习中收获了乐趣,性格也有了一定的突破,自卑的她在跳舞的时候甚至笑得“喘不过气来”。然而劳拉真正的转变是在独角兽——她的化身摔掉角的时候。在第七场中,独角兽第二次出现,吉姆和她跳舞时碰到了桌子,独角兽掉下来摔掉了角,此时的劳拉并没有像之前那样痛哭,反而很平静,认为没有了角反而让它“不再那么怪了”。她乐观的安慰吉姆,认为独角兽摔坏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它是玻璃做的,总会有碎的那一天。“吉姆摔坏独角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它促使人物放弃他们虚构的生活,打击他们浪漫的幻想,迫使他们直面惨淡的现实”^[11]。对待破碎的独角兽的态度不仅反映了劳拉性格上的转变,同时也映射了她对现实的态度。摔掉角的独角兽迫使她面对现实的同时也提供给她一个机会,去建立一个新的、更完整的人格。

因为吉姆已经订婚,劳拉的爱情幻灭了,但她并不因此而绝望,而是咬了咬嘴唇,露出了勇敢的笑容。咬嘴唇这一举动表明劳拉的决心或者说即将要

做出某种决定,失爱没有击垮劳拉,她甚至可以微笑着做出一个决定——把摔坏的独角兽(她的另一种失爱)送给吉姆作为纪念品,她无比小心地把独角兽放在吉姆的手心里,而且“亲手”指导吉姆握住它,这一举动之郑重再次体现了劳拉的决心,吉姆是现实世界派来的使者,而独角兽是劳拉的化身,将它送给吉姆表明劳拉决心走进现实世界。她终于意识到:“尽管人们可以逃避,可以为自己找到某种形式的临时避难所,但是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必须‘参与’。”^[12]如同送出的“纪念品”——独角兽一样,劳拉已经做好了“参与”现实的准备,并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虽然失去了爱情,她已经可以很勇敢地说“那并不是悲剧”。劳拉从一个自卑、被动的物转变为一个乐观、自由的人。吉姆抛弃了劳拉,但这一打击并没有让她支离破碎,她已经可以很勇敢的认为这一切并不是悲剧。劳拉在剧终成为了一个重生的、真实的、完整的人,通过自身对存在的探寻,“揭示了人性的价值,展示了人性的力量”^{[13]34},更为重要的是其为自己的命运划上了喜剧性的句号。

四 结 论

经过时间的检验,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依然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观众和读者,他的作品总是被理所当然地解读为悲剧,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似乎都被看作是悲剧性的,而威廉斯创作的根本目的和其在作品中注入的人文关怀却常被忽视和否定。基于此,本文这一全新的萨特式存在主义研究视域,可以在某种形式上扭转研究者们对威廉斯作品普遍性的悲剧性阐释,挖掘其作品中女性的真实命运,将威廉斯对其剧作中女主人公最终获得自由的完美刻画和礼赞呈现给观众、读者及学者们。

[参考文献]

- [1] 郭继德. 美国戏剧选读[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298.
- [2] 何芳. 人类的悲剧——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的存在主义研究[D]. 郑州: 河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4.
- [3] 张新颖. 田纳西·威廉斯剧作的边缘主题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4] BLOOM HAROLD. Tennessee Williams' The Glass Menagerie [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6: 33.
- [5] [法]让·保罗·萨特. 存在与虚无[M]. 杜小真, 陈宣良,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6] COLANZI RITA. Caged Birds; Bad Faith in Tennessee Williams's Drama [J]. Modern Drama, 1992, 35 (3): 451-465.
- [7] [美]田纳西·威廉斯. 外国当代剧作选3[M]. 东秀, 等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
- [8] 李尚宏. 田纳西·威廉斯新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52.
- [9] FRESHWATER LORI. Hearts that Refuse to Burn: American Existentialism in the Plays of Arthur Miller and Tennessee Williams [J]. The Arthur Miller Journal, 2010, 5 (1): 29-45.
- [10] JEAN-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1] MURPHY BRENA A. Tennessee Williams in a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Drama [M]. London: Blackwell Pub, 2005: 179.
- [12] 常耀信. 美国文学简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297.
- [13] 屈厦沙. 《玻璃动物园》: 百老汇戏剧的新视角[J]. 当代戏剧, 2018(1): 32-34.

Bad Faith Situation Freedom

——The exist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Laura's fate in the Glass Menagerie

LI A-ning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Glass Menagerie, which sets up Tennessee Williams' reputation, the heroine Laura does not obtain a happy love relationship at the end of the play, which casts a shadow to her destiny. Williams once expressed in his Memoir that he was deeply fascinated with Sartre'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Based on Sartre's definition of "Bad Faith", "Situation" and "Freedom", which are some of the central ideas of h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xplore the exist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ura's fate and to rethink her destiny.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re is completeness in Laura's growth and comical features in her destiny.

Key words: The Glass Menagerie; Williams; American drama; Laura; Existentialism